桃花尖

一缕历尽沧桑巨变的黄土精魂

一段爱恨交缠的真情岁月

浓郁的西北特色　难言的民族深情

离奇的人生大戏　催泪的慷慨悲歌

新华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录

CONTENTS



1 食草者说 /1
2 老天爷要收人了 /7
3 种姓的历史与性 /12
4 还阳之草 /19
5 养马汉的浪漫 /24
6 点高山唱神戏 /30
7 跑黑虎 /34
8 报复 /38
9 活命水风流事 /41
10 刀光 /46
11 裙裾 /51
12 欢乐 /54
13 秀才还乡 /62
14 麦客子 /67
15 性梦 /74
16 野鬼 /80
17 食道与肛门 /83
18 骡子迎亲 /88
19 屠夫生涯 /90
20 大龙领回来个女人 /92
21 天将降大任于斯 /95
22 流窜 /98
23 走一个人生过场 /103
24 喜宴 /108
25 牛肉面 /112

目录

CONTENTS



26 糖杆噢！/115
27 逛集 /119
28 流窜与借种 /123
29 二虎归来 /130
30 哪里来哪里去 /134
31 马戏 /138
32 跟书记下乡 /141
33 男人是个好东西 /147
34 亦梦亦幻 /152
35 半道儿碰上个贼 /156
36 苦夏 /161
37 政治任务 /164
38 桃花进城 /168
39 政变 /172
40 怪病 /174
41 静夜思 /178
42 挖矿 /186
43 刺激 /192
44 苦闷 /195
45 走的都走了 /201
46 怆然之情 /206
47 种子款 /211
48 红色桑塔纳 /220
49 驱逐 /225
50 雷声 /230
51 后来的故事 /234

1 食草者说

桃花尖的日头落山了。

我从老油坊玩耍回来，一进家门就大声通报道：“大！大！二大娘在地里吃草哩！”

我父亲，桃花尖最好的养马汉何佛留，正悠闲地坐在堂屋的屋檐底下，缝补着一只牲口的拥脖，猛听到我气喘吁吁的一阵嚷喊，竟像听到凶信似的，一张长马脸霎地变了颜色，两只眼珠子发出了白光。

我还在不知趣地叫嚷着，并用身体语言尽量模仿二大娘吃草的样子，比划给他看：“二大娘不是拔着草吃，是趴在地上啃草吃，跟羊吃草一样样的，就像这……那天我还见二大娘在老坟地里抓癞蛤蟆吃，真的，嘴里的蛤蟆腿都还动弹哩……”

“小畜生，给老子死上走！”大变了颜色的父亲将手里的牲口拥脖“咕咚”一声往脚旁一扔，忽地站起来，飞起一脚，将脚旁的一只破瓦罐踢出去好远，把正在桃树底下散步的一群鸡惊吓得嘎嘎大叫着，凤凰展翅一样地飞起来，一只大公鸡飞得最高，居然飞到了茅圈墙上独自雄踞着。

我傻站在那里了……

二大大是我父亲八辈子都无法驱除的一块心病。大饥荒那年，二大大上门来问我家借过一回粮，可恶的是，我父亲居然没借给他自己的亲弟弟一丁点儿救命粮！

但这事要细说出个情理、缘由，还须从我父亲的那次幸福的咀嚼说起。





桃花尖

时间是公元 1959 年老历八月十五子夜。

当时，我父亲已肿成了牛头马面。他在那晚上被挖粮工作队的人带到了生产队队部，一进门，就见一个人形如布袋似的高吊在黑黢黢的房梁上，犹如一只巨大的悬锤，他借着暗黄的油灯光晕往上一瞥，心不禁猛然一哆嗦！

被高吊在房梁上的人是桃花尖当时的生产队长——梁家二大大，外号“面耳朵”。梁家二大大那颗毛发稀疏的脑袋，看上去活像一只越冬的马铃薯软耷在胸前，僵尸似的身子微微摆晃着，身上穿的一条青灰色棉裤已有好几处绽开了口子，差不多要从腰里上蜕下来了，半拉肚子黄刮刮地暴露着，突出的肋条根根可数。我父亲觉得梁家二大大的模样看上有去几分滑稽，原是方盘大脸的一条汉子，才几天工夫，脸就缩了整整一圈，眉目五官成了模糊状，几乎看不出一丝活的模样了。

“还是老实交代的好，想蒙混过关？门儿都没有。说，桃花尖的粮食哩？你叫人藏哪儿去了？”工作队的高队长嘎哑着嗓子审问悬在梁上的梁家二大大。

穿了一身学生蓝棉制服、一双翻毛皮鞋的高队长，是县教育局一个小干事，参加工作没几日，瘦弱的身条儿，细长的脸型还戴了一副近视眼镜。昨天大清早，我父亲出来拾粪，山雾正朦胧，曙色中，恍惚看见有个人蹲在生产队部旁边的茅圈里，努着劲儿地在拉屎，像高队长。我父亲耐心等候着，守了半日，待高队长提裤子走人后，我父亲窜进去一看，大失所望，地上只有几颗驴粪蛋儿似的东西，黑糊糊的，想必八成儿也是用手从屁眼里抠出来的。我父亲根据这粪便的情况判断：从高队长到工作队队员的肚里也都没粮了，不然的话就不会拉出这比驴粪蛋儿还欠火的屎橛子来。父亲由此断言，工作队驻扎在桃花尖的日子不长久了，说是挖粮，真正挖不出一斤粮来，怕也就该回“朝”复命去了！

高队长疲惫地审问着“面耳朵”的时候，桃花尖一个外号叫“高丽铜”的青皮无赖在一旁哑着嗓子为高队长帮腔：“面耳朵，高队长问你话，你驴日的聋了？你说，你把桃花尖的粮藏哪儿去了？是不是藏到你妈的裤裆里了？”

“高丽铜”本名何茂怀。十年前背着一口袋山核桃进城里卖了，却镶了颗金牙回来，龇咧着牙叫人观赏：“瞅瞅，是真正的金子哩！”众人看着不像：“是高丽铜吧？”于是何茂怀便有了这一绰号。

高丽铜见我父亲被押进来，便陡然提起几分精神：“噢哟，我的乖乖！这是哪路的神仙？难不成我看花眼了？原来是他大呀。咋？把桃花尖一大能人到底还是收拾了？好好好，一只地老鼠到底还是给挖出来了，你可是拿上白面馍馍门背后偷着吃的人。咋不给我何茂怀叼上一嘴？”

我父亲耷拉着眼皮，没正眼睬高丽铜，他既不怕，也不去招惹这青皮，心想：日你先人的高丽铜，你凶啥凶？世上万般事，因果有报应，为人要积德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然会到地狱里下油锅，割舌头。”

靠着墙根儿一溜儿蹲着七八个人，自然都是被认定私藏粮食的主儿，他们无一例外都袖手、勾头，一溜破瓦罐儿似的，灰不溜秋。我父亲在他们中间缓缓蹲下去的时候，心里暗暗抱定一条主意：死活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土炕上铺着一领席，一盏熏得漆黑的玻璃罩子灯搁在一张白杨木炕桌上。歪躺在炕席上的几个工作队员，个个眼里布满了血丝，像一窝可爱的安哥拉长毛兔。工作队刚进村那时节，他们可不是眼下这个样子，当时，高队长一声吆喝，也会把桃花尖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吓得尿裤子，然而事隔十来天之后的眼下，情形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山民们的神经已麻木呆钝，对自己的感觉已纯乎是物的类型了。

我父亲满脑子灌满糨糊，满耳朵回荡的是高队长的训斥声。高队长端了一只粗瓷碗，不时往肚子里咕咚咕咚地灌开水，灌得连父亲自己都能听见他肚子里的蛤蟆叫声。洗肠子哩，全进了尿泡了，放出个屁来都闻不着个臭。高队长还真憋不住，去尿了一泡回来，脸色更显蜡黄了。我父亲紧挨着炕墙，将身子蜷缩成一团，如同一只缩头乌龟。这处犄角旮旯是他进屋后一眼瞅中的，蹲在这地方的好处是比较隐蔽，这为随后到来的那次叫他刻骨铭心的绵长咀嚼过程提供了条件。

他还得感谢高队长，要不是高队长在呵斥中朝炕席上猛击一掌，那粒饱满的玉米种子也万不会自个儿从炕沿缝儿里蹦出来！

我父亲眼尖地捕捉住了那一粒从炕沿缝隙里跳出来的玉米种子，条件反射似的立刻从心底涌上来的一股难抑的激动，像电流一样窜至全身，直达每根神经末梢。他趁高队长转身的工夫，将这粒玉米种子藏在一只粗糙的大手下，并聪明地借着一个抹鼻涕的动作做掩饰，麻溜地按进了自己嘴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到这时，纵然你用一根铁棍来撬他的嘴，也绝对撬不开了！

桃花尖这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幸福咀嚼，就在这有几分古怪的气氛里开始了。他袖笼两手，索性两眼也闭上，犹如一个佛爷。这样才好灌注心神，细细体味咀嚼的过程呢。

那是一种难于言传的快感！

起初，他还看见高队长脚上那双磨损得很旧的翻毛皮鞋在眼皮底下晃，转眼间，高队长的嚷声就退到爪哇国去了，一切声音都如风飘散了……桃花尖的养马汉并不急于用两排尖锐如狼的牙齿嘎嘣一下咬碎那粒玉米种子，那样太愚蠢了，他要慢慢消受上苍的慷慨赐予，尽可能将这瞬间过程延至茫茫的无限里去。一股苦涩的津液从干涸的口腔里汩汩浸出，如古井里渗出了活水。那粒干燥的玉米种子在他毛刷般的舌底来回裹动着，汩汩而生的唾液充分浸润着





它，我父亲的幻觉里甚至能听见吱吱的诱人的声响，干燥的种子在这声响中渐渐膨胀、泡发，他贪心地要把它膨胀至一个如山如海的无限大。这哪里是一粒种子啊，分明从土里生长出来的神物呢，同它紧紧相连的，不仅是桃花尖的土地、桃花尖人的命，还有所有的生灵，整个世界和整个的人生。这美妙的咀嚼过程因之有了说不清的况味。当我父亲终于忍不住地将那玉米种子嘎嘣一下咬开时，整个人的心都为之猛然觳觫，着实疼了一下！

接下来的咀嚼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说不上是享受的快感，还是酸楚、悲伤。舌尖上的感觉迅速向整个口腔蔓延，渐至遍布每一个味蕾。满口唾液涌动着向咽喉回流。他敢百分之百地肯定：这粒饱满的玉米种子，准定是去年秋天从桃花尖田野里收获的最后一穗包谷上遗落的籽儿，而且必定是“金皇后”的品种！

养马汉浑身窜过一阵阵饥饿的痉挛，枯涩的眼窝里甚至涌出了几滴蜡珠似的泪。

在咀嚼的过程中，我父亲禁不住回想起了前些时候在“天河”工地上开展共产主义大讨论的情形：天河工程总指挥、陇中红色武装的创始人、陇中游击队长出身的梁虎，和从桃花尖去的一帮山民扎成一堆，吧嗒着呛人的旱烟，热烈讨论着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参加讨论的人有：青皮“高丽铜”、效仿发明了诸葛亮木牛流马的“何能能”、二秃子、喜娃和他刚娶过门的媳妇芹儿，不过那时的芹儿还不像后来那般的风骚。

二秃子当时吧咂着嘴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爷们儿每天都能美滋滋地喝上二两冲嗓子眼儿的烧白干。”

高丽铜说：“到共产主义社会了，人是好活得不能再好活了，你空甩着两手儿，不管走到哪儿，就地一蹲，吧嗒吧嗒地就吃到哪儿，再把那一身毛哔叽的衣裳展瓜瓜地穿上，把黄铜边儿的石头镜子往鼻梁子上一扣，多有脸面的，多美气！”

我父亲，桃花尖老实巴交的养马汉何佛留疑问地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不知能不能三五天吃上顿肥猪肉炖粉条、一匝宽的粉条子？”

梁虎说：“你说的啥？猪肉炖粉条？到了共产主义，科学就发达的了不得了，七碟子八碗就变成几片片小小的药片片了，吃了那药片片，你会一声连一声地打饱嗝哩。”

但我父亲却享不了那福，人嘴是贱，总要吧唧吧唧，只吃点小药片片就能打发了肚子？真是旷古没有过的奇事呢。

梁虎转向喜娃的媳妇，问她对共产主义是怎么一个想法。

芹儿忽闪了几下明亮的眼睛说：“旁的也想不来，我就思谋着，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女人们总能一人穿上一身翻毛皮袄吧？”

梁虎说："啥？你这要求也太低了点嘛，翻毛皮袄能算个啥？"

接着往下讨论，就进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男人和女人。

一涉及男女之事，众人皆都来了精神，擤鼻涕的，咳嗽清嗓子的。芹儿忍不住扑哧轻笑了一声，引得梁总指挥扭过头着实地多看了她几眼。芹儿的一张鹅蛋脸霎地红了。她那年虽十八不到，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已是很会勾人的了。

就在那晚上，情窦初开的芹儿被天河工程总指挥梁虎那灼灼如火的目光给烫伤了，心中的感觉有些异样。那一阵天气又热，黄土大山里，蒸熏万物的热风扑面。收了工，芹儿和喜娃小两口正准备做一回男女间的享受，忽听何能能在洞子外头喊："喜娃，喜娃！有任务，梁总指挥叫你屋里的到工地上走一趟呀。"

喜娃说："我跟她一起去。"

何能能说："……总指挥没说叫你去，只说是叫你屋里的去。"

芹儿便去了天河工程总指挥所在的那座山上。去时，梁虎正在帆布帐篷里刮脸，茂密的络腮胡子在锋利的犀牛刀片下沙沙作响，如割秋天里的庄稼。

梁虎（真名叫马王保）回望了芹儿一眼："嗯？来了？"

芹儿怯怯地应了一声。心想，男人总是早上刮胡子的，可总指挥倒好，太阳落山了刮胡子！

她坐在一旁，耐心地等着。

梁虎刮完了胡子之后说声："走，去溜达溜达吧。"

芹儿跟着梁虎出了帐篷，一路沿着印满车辙的黄土山道上了山。梁虎彪彪的影子在前头闪得飞快，芹儿一路紧撵，他那虎步狼行的姿态深刻在映在芹儿脑子里。

她跟随着他爬上了一座高高的野山。从这里可俯瞰整个工地的夜景，逶迤十里长的灯笼火把将星空下的群山映照得像白天一样。架在山头的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
毛主席来到了咱们农庄，
千家万户齐欢唱呀，
好像那禾苗见太阳……

山凹间千军万马正挑灯夜战。梁虎两手叉腰，立在热风中俯望工地的夜景，突然长舒出一口热气，回过头来死死地盯着芹儿。

芹儿浑身微微地抖了一抖。

梁虎走到她身边，啥话没说，一双大手便生硬地搭在了她肩上。





芹儿的身子又猛地抖了一下。

接着，梁虎将芹儿掀翻在地。

芹儿觉得身子底下的黄土还留着白天的热度，如一盘热腾腾的火炕。

梁虎几把就褪下了芹儿的毛蓝布裤子，比脱下一只手套还要轻松。接下来，梁虎跟喜娃家的立马进入了情况，没有任何抒情的言语，却充满了粗野和疯狂……

完事之后，芹儿软躺在山洼地里一时爬不起来，梁虎则坐在土墩子上点了支‘耕牛牌’的纸烟，猛烈地抽着，却没回头望她一眼，芹儿心里多少有点儿委屈的感觉。

最后，梁虎将烟蒂往地上一丢，也丢下了软躺在山洼子里的芹儿，便大步朝山下的灯火忽闪而去，两只胳膊甩得很开……

谁曾想，当时的这一幕，恰巧被到山上来找马的父亲撞了个结实。父亲藏在一道黄土丘背后，故而没被他们发现。他见芹儿从黄绵土上翻坐起来，一手提着裤子，怅然若失地呆望着梁虎远去的背影，父亲的一颗心在腔子里扑通扑通地跳了好一阵……

好景不长，接下来，天河工地上的伙食越来越糟，总指挥梁虎的眉头也越皱越紧了。他发愁的原因除了工地的伙食之外还有一条，那就是山顶的那座黄土堡子里已关满了拔下来的‘白旗’，都快挤破墙了！

共产主义大讨论过去不多久，一个奇寒的冬天接踵而至。黄土高原上寒风肆虐呼啸，滴水都能成了疙瘩冰。热闹了一年的天河工地上，早不是以往的景象，那些先前用筷子串起一摞油饼子大吃的民工们，很快连核桃大的土豆也吃不着了，这些眼睛发绿的民工们将周围方圆几十里以内村庄私藏的土豆连偷带抢地挖来，吃光之后，便开始三三两两地四散逃亡了。梁虎急忙派专门的人员沿途设卡堵截，然而逃亡的民工却像洪水似的，从无数个筛子眼漏了个精光，像俗话说的：黄瓜打驴——半截儿走了。

其实，早在讨论共产主义之前，我父亲就已预见到大饥荒如宿命般不可逃避了。

若还有一个比他更清醒的人，那便是我爷爷。

在大饥荒到来前那段日子里，我爷爷便像尊大佛似的，天天打坐在自家炕上，老人家微闭双目，口中咕哝有声，翻来覆去说的都是一句话：“防着吧，老天爷又要收人了！”

我爷爷箴言般的咕哝使我父亲毛骨悚然，他对此不但深信不疑，并且立刻付诸了行动：就在他被动员去天河工地之前的几个日子里，父亲居然极神秘地

在我们家里挖了一口地窖。为防人耳目，专门选在夜深人静时挖的。我那狗蹄子哥当时应该是懂事的年纪了，然而据他后来的回忆，我父亲在家挖窖这事，在他脑子里居然没留下一丝儿印象。由此可见父亲干得何等机密了！

2 老天爷要收人了

我父亲从天河工地上逃回桃花尖时，已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

那个时候，临近的村子里已传来了饿死人的风声。

我爷爷凶险的预言正在被证实！

我爷爷也就是从这时起进入了绝食状态。他老人家坐在土炕上，微闭两眼，气沉丹田，酷似一尊涅槃的佛，每天只喝少许清水，竟不食一粒米，不管我父母如何地哭劝，他却死活不听，只是嘴里反复念叨一句话："能省就省着些，大饥荒就在眼巴前儿了。"

老人家在弥留之际安排后事时，俨然一位身处乱世的哲人，一张布满皱折的老脸上表情依然静如止水。他向我父亲再次讲述了桃花尖的几次大灾难，千叮咛万嘱咐："只要保住地窖里那点可怜的粮食，就能保全家人的命。"

我爷爷大约经过七天的痛苦熬沥，直到差不多瘦至无形才驾鹤仙逝了。他仙逝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用一根粗糙的指头在挂着面糊的破口大碗里抿了一圈儿，将那沾了点面糊的指头伸进我花蕾般开放的嘴里，就在我的小嘴将爷爷那根手指嘬出一个声响之后，爷爷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在桃花尖，他老人家算是那年被老天爷'收走'的第一人。他跟别的后来饿死的人有所不同，他是把自己活活给饿死的。至今想起来，我爷爷当时的境界犹如佛陀的涅槃，很有几分悲壮的诗意在其中："来自黄土，又默默然归于黄土；这一面，老树枯萎，那一面，新树在老树旁悄悄生长，从枯朽的老树根里吸收滋养生命的养料。'所以我一直认为，爷爷的涅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交接仪式，这苦难得让人揪心的仪式比任何一部哲学书里所包含的东西都多得多，蕴含了超乎一切的悲壮。

爷爷在平日竟偷偷摸摸积攒起一点钱，多是些铜板，沙元（造币厂制造时有意掺了不少沙砾在其中的劣质银元），此外还有一包约半斤左右的鸦片。为了应





付随时会到来的凶年，爷爷平日悄不声地把家里的诸事都安排得有着有靠。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在他老人家升天之后，从他的怀里，居然咕噜噜抖出十几个残缺不全的黑面馒头，个个坚硬如核桃。当时，把父亲惊成了一座泥塑。

我只恍惚记得自己饿到顶点时，命若游丝，袅袅如烟，飘荡在阴阳界边，那感觉似可用飘飘欲仙来形容。当我游荡在阴阳界上时，我父亲就取一点爷爷留下的大烟土，悄悄地烧了，喷一口，我就会恍兮惚兮地听见一些人间的声音，我模糊的记忆总像是被一张牛皮紧紧地包裹着……

我父亲还回忆过一件险事：有天，一只两眼血红的饿狗闯进了家，那饥饿的畜生差点将睡在炕上的我生吃了去。多亏父亲及时赶到，在同那饿狗搏斗的时候，他也血红了两眼，用一把扬场的木杈挑穿了那饿狗的肚子，把血淋淋的肠子都挑了出来。可当那只饿狗煮熟之后，父亲才诧异地发现竟只剩了一张皮！父亲固执地认为，这只饿狗定是在天河工地上，掏吃了他心爱的黄膘马五脏的那只灰毛老狼变的，是山神爷手下的一个把式。

饿狗没能要了我的性命，却让一只饥饿的耗子咬去了我耳朵的一角。据我母亲回忆说，她当时怪叫一声，扔了箢箕过去，将那硕大的耗子赶走时，我的脖子已被血水染红，而我却连哭都不知道。

我一直到八岁都怕见光，眼睛不敢迎光，见着光亮，两眼就流泪不止。

爷爷仙逝后不到两月，县里派来的挖粮工作队就进了桃花尖。

二大大到我家来借粮，应该正是那一阵儿发生的事。

二大大是桃花尖出了名的老实人，虽说是跟自家亲哥张口借粮，事先也着实犹豫了犹豫，他真不知该如何张这一个口。

我父亲弟兄三个，都是桃花尖山民。其中，最无能的要数二大大了。他的木讷、老实在桃花尖是出了名的，老实到了“忘五代”的程度，他这人从不爱占人家一丝便宜，凡事，在情理上的，做；反之，则不做。举一件小事便可说明他的为人：

二大大是村里的羊倌。村里还有个羊倌，叫狼娃。两人各放一群羊满山上转。憨头狼娃放羊时总爱野吼几声很骚情的花儿，二大大放羊则放得极是安静，撒开羊，看着羊们吃草，他就用个拨吊子捻毛线，捻出的毛线又细又匀，是织毛袜子的好材料。

有天，狼娃拦羊的铲子不见了，就问二大大见了没。

二大大说：“可没见。”

狼娃找来找去没找见：“这可怪了，山上就咱俩，再没旁人，它还能飞了不成？”

二大大觉得狼娃眼神里有些异样，赶紧说他实在没看见。

狼娃说：“丢就丢了吧，不过就一把破铲铲子，谁拿了去也发不了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大大回到家脸色就不大对了，只是蹲在门槛上抽闷烟。

二大娘问："你这是咋了？"

"狼娃的铲铲不见了。"

"狼娃铲铲不见，关你啥事？"

"满山上就我和他两个，再没旁人。"

"那是没好好地找。"

"寻来，我和他寻了一下午，"

"那是寻得不仔细。"

第二天，上山放羊，二大大再顾不上用拨吊子捻毛线了，只是满山上寻，连草棵子里都寻遍了，还是没寻见。

狼娃说："再寻也是白费劲啊。"

我二大大从这句看似平常的话里听出了别样的意思，回家越发闷闷不乐，嘴里直嘟囔："狗日的，真怪了……"

二大娘说："一把破铲铲子，是金子还是银子哩？"

"可事总是个事。"

那以后，二大大满脑子便都是这事了，人都呆怔了。放羊时便总在寻。

狼娃说："死了娃娃哭不活，寻啥哩。"

"狼娃，我可真的没见你的铲铲子哇。"

"谁说你拿来？你二大大好人好名声，还稀罕个破铲铲子哩？"

二大大心里便越发堵上了一块石头。见人就问："你们谁见狼娃的铲铲子来？"

二大大最顾惜的就是名声，在他看来，物无论贵贱，自家的就是自家的，人家的就是人家的，一把铲铲子同一只兔子或一匹马原本没啥差别。他最受不得不清不白，穷是穷，但穷死不做贼则是他做人的信条。几年前，何满仓家丢了只兔子，何满仓的女人从村头骂到村尾，骂偷了她家兔子的人不得好死，吃了断肠子，烂屁眼，得噎嗝。偏巧就在那一阵，一只饿狗竟从二大大家的屋后扒拉出一堆兔骨头来。何满仓就认定是二大大家偷吃了他家的兔子。何满仓的婆娘先不声张，把二大大的小儿子金锁叫到自家屋里，用了一只白面馒头做诱饵来哄骗金锁："金锁你们家是不是吃了兔子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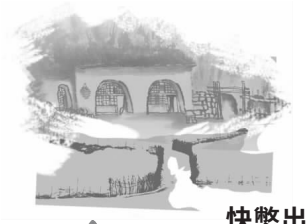
金锁说："没。"

"只要你说声吃了，这白面馒头就给你了。"

金锁就嘴馋地说谎道："……吃了。"

于是，何满仓两口子当下闹腾到了我二大大家，汹汹地骂倒了一条街。二大大脸色乌青，有嘴说不清，只气得浑身哆嗦，说不出半句囫囵话，急得肠子





快憋出来的时候，竟突然当着众人的面，做了一个非同凡响的举动：把最心疼的宝贝儿子金锁倒提着两腿，提拎起来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只听儿子一声“妈呀”的惨叫！不过还算万幸，没摔死，留了一条小命，却从此成了个瘸子。但这也没能让他足以觉得证明了自己的清白。那以后，只要一听人说谁谁谁家的鸡丢了，谁谁谁家的兔子丢了，二大大就觉得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他脸上，这真是比死还要叫他难受的事。

二大大的儿子金锁被二大大摔成瘸子后不久，何满仓兄弟因分家吵架，在吵嚷之中才骂出了事实的真相：原来那兔子竟是何满仓的兄弟何满堂两口子偷着吃了的！

再说狼娃丢了铲铲那阵儿，二大大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从羊圈里跳出一只狼来，要生吃掉他。惊醒之后，二大大觉得这梦正应在狼娃身上，因为狼娃的狼就是那个狼的狼。

二大大在山上的寻找一天都没停止过。

“你们谁见狼娃的铲铲子来？”这句话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连尕娃子们也会嚷叫了。

当时的生产队长是“面耳朵”。他将狼娃臭骂了一通：“罢，二大大怕是得了癔病了。”

狼娃满心委屈：“我就没说啥，我就只说山上就我和他两个人么……”

“屁！事情就坏在你这句话上了！你赶紧登门去给二大大道歉吧！”

狼娃去跟二大大说了好多的软话，屁用不顶。

面耳朵又给狼娃出主意，拿一只谁家的铲铲子去给二大大说：“铲铲找到了。”

二大大先是一喜，但细看之下，却摇头了：“可不是这一把，狼娃的铲铲子我认得。”

没多久，二大大的精神便恍惚了。

“面耳朵”看不过眼去，气得在全村大会上当众宣布狼娃“停职反省”，发配狼娃到水库上去修半个月的水库。狼娃屁都不放一声，乖乖地认了倒霉。

半个月后，二大大在村头碰上从水库工地回来的狼娃，看上去人黑瘦黑瘦的，二大大心里倒更觉不安了。

幸亏后来事情的谜底终于揭开了：说也巧，那日，二秃子同狗球子的媳妇在山里搞非分的事儿。行事中，脱了裤子的刘二狗媳妇觉得腰下有硬邦邦一物，甚是硌得慌，翻过身一看，是个圆头的东西，一扒拉，是个木棍儿头，用劲儿往上一拎，狼娃的铲铲便重见了天日。

从那以后，二大大终于祛除了心头的一块病。

说来，二大大就是这么个善良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如今在桃花尖快要绝迹了。

对这样的老实人来说，到我家来借粮这件事就能说成天大的新鲜事儿了。

二大大拄着枣木棍儿一步挪二寸地蹭到我家，把在心里想了一百遍的话说得极有分寸：

“……娃娃们都不行行了。哥你甭担心，我这次是悄悄来登你家门的，谁都没瞅见。哥啊，这话真不知该咋说……你看自家的情形吧，我万不敢说你家里就一定有粮，更不敢说你家真就有多少，可你是咱桃花尖的一个大能人，命里又摊上癞呱子他妈这么个好帮衬，平时最会把家过日子了。这就是我思来想去，不求旁人，专来求你的道理哇，我张这一回口，也真是没一丝丝的办法了，我不是为自个儿，是为那几个可怜娃，你可没看见，几个娃的眼睛都成绿的个了……”说到这，二大大抖抖地滑下炕来，竟要给他自家的哥双膝跪地。我父亲“喔唷”一声，赶紧上前搀住了他。

我父亲心里怎么会没有一种大的悲悯呢？然而他的嘴巴却像铁闸门一样，任凭谁都无法撬开一丝缝儿：“……你看是这，他二大大，真的不是我这当哥的不借给你，实在是……家里哪里还有些存粮？一丁点儿都没了，真的，我这话你若是不信，就寻一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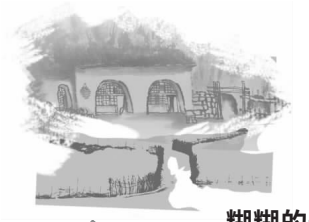
家里那个秘密地窖里藏着的那点粮，粒粒比金子都金贵。我父亲咬着牙没借给自己亲兄弟一丁点儿。首先是出于与生俱来的求生欲望和本能，再则，也绝不可忽视一个重要原因：挖粮工作就驻扎在桃花尖，若让挖粮工作队得到了风声那还得了！天都会塌了的！

随后，发生在同一天的另一件事，证明了我父亲的担心绝非多余。三更天，父亲像个“贼”似的爬起来，到外面去望风，让我母亲悄悄给我和狗蹄子鼓捣一点吃喝，我母亲在屋里黑灯瞎火地摸索着，在锅里涮了点面糊糊，那是稀到连标语都贴不牢的豆面糊糊。之后，把狗蹄子和我两个从炕上悄悄扯起来。我恍惚还有点儿模糊印象，只记得我的身子原是如一团软绵绵的棉花落在一个漆黑的深渊里的，后被一双手轻轻托起，我的身子轻如片云，我的嘴巴却能感到一只碗状物的模糊存在，然后，一股热流从嘴巴顺了空荡荡的肠胃汩汩而下，我本能地发出一阵小狗似的呜咽。后来，母亲把锅子用水涮了涮，又把我父亲喊进来。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正就是这时候响起来的：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三声敲门声让我父亲魂飞魄散！他眼前霍地飞闪过一道瀑布似的血光。赶忙招呼我母亲手脚麻利地做了应急处理……

高队长带人捏了手电筒闯进屋的时候，我父亲眯缝起两眼，装作睡得迷迷





糊糊的一个大傻子，从炕席上慢吞吞欠起身。

工作队的人不说什么，先是一番仔细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搜出来。倒是跟在高队长身后的高丽铜那家伙眼尖，高队长手里的电筒光束照在破炕席一个地方，高丽铜立刻用一根指头从炕席上一抿说“这是啥？”

那是一点面糊糊落在炕席上了！

罪证确凿，我父亲当下便被押解走了，因之也才有了上面讲过的生产队里的那次美妙的咀嚼……

3 种姓的历史与性

白牡丹白着耀人哩，
红牡丹红着破哩，
阿哥的肉啊，
啥时能见你个面哩……

在我儿时的感觉里，总有‘花儿’的歌唱，那歌唱是从胭脂山下的什么地方，顺着黄土大山里灼热的风悠然飘来的……

桃花尖有座三官庙，三官庙是桃花尖的新闻发布中心。每到吃黑饭，家家的人都会聚到庙前的土台子上来，各人端各人的碗，各家吃各家的饭。男人们圪蹴成一溜儿，女人婆姨媳妇们伙成一圪堆。吃食多是拌汤和馓饭之类，好一点的也不过是面疙瘩就雪里蕻咸菜。我从记事起，就在三官庙前的老柏树下听老人们说《三国演义》、《封神榜》等等，还有多得数不清的乡里俚俗故事，当然更少不了‘花儿’。桃花尖有的是花儿好手，男人和女人的肚子里有着八辈子也唱不完的花儿。

三官庙前长着一棵孤零零的老柏树，还有座小戏台，小戏台下的草窝里，横着两只冰凉的石碌碡。父亲的小儿子癞呱子，也就是我，从小就喜欢一个人坐在三官庙前发呆，常常坐在那石碌碡上想许多一辈子都想不清的心事。但凡这时，你若喊我几声，我也会耳背得听不见。小小年纪，却像上了岁数的老人般沉默。

村里人都会说我“这娃娃家，心思重着哩。”

真正说起来，在老何家，我应该算是个百无一用的闲人。我既是老何家的一员，却又总游离其外。也许恰恰是这种尴尬位置，注定我生来该是为桃花尖立传的一个闲人。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文化馆的文馆长就说过类似的话。

我对桃花尖的情感很复杂，似乎总在竭力地做着精神的挣脱和叛逃，但实际上，就像腐殖质似的无声无息地消融在深厚黄土层里一样，纵然我走到天边，也割不断同桃花尖的血脉联系。故乡，这不仅是一个天然的地理概念；故乡，她首先意味着某种生存信仰和文化宿命；故乡，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东西，谁也没办法从骨头里剜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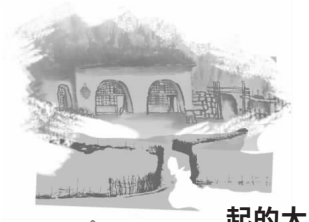
老人们说，桃花尖的历史上曾经历过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在那场灾难中，只活下来两个幸存者：一个是结巴子男人、一个是有奶水的女人；此外还有一头怀着驹儿的母驴。从老人们的描述中，我仿佛亲眼看见了那场在端午节后半夜骤然降临的灾难。

村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从地底下传来的响声，如千百辆古战车在地下隆隆驰动，天空则有黑云与血色红云相间，横亘于东西，如一柄出鞘利剑。午夜时分，蓝色地光闪烁过后，一场惊风暴雨骤然而降，大地猛然剧烈地晃动，一瞬间，一座大山便整个坍塌下来。一夜间，村子消失得了无痕迹。天地似重归元初。横亘在两个幸存者面前的，是被无形的巨手翻耕过的黄土大山，从地层深处翻上来的黄土，都是从没长过庄稼的生土茬子。空气中弥散着类似矿物质的微腥气息，被翻腾上来的生土贪婪地进行氧化过程，窒息千万年的土壤从那日开始了新鲜呼吸。如骤停的钟摆，一切都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位置戛然而止。记忆被斩断，只有此刻，没有从前。人在极度痛苦时，感觉反倒迟钝。结巴汉子突然发出黑猩猩般的怪笑，笑声恰似被霰弹击伤翅膀的鹁鸽……

一切都完结了，一切又正待开始。在完结与开始之间，似乎需要一个仪式。

结巴汉子吹哨子似的捏了一声鼻涕，便朝有奶水的女人走去，他一走一晃的样子活像梦游者。女人脸上的表情是死的，胸脯半裸在新鲜阳光下，衣襟上挂着半已干结的奶汁。那头母驴在不远处嗯昂嗯昂地叫唤。漫天聒噪的老鸹漫天翻飞。结巴汉子在女人面前兜转了一圈，确信在这死气笼罩的黄土大山里，除他和这女人之外，再没一样会说话的生命了，只有两只打场用的石碌碡。它们原不在这里，原在村头的那只大碾盘旁边，此刻却在这里了，是谁把它们安顿在这里的？是它们自己滚到这里来的么？这事儿不可思议。结巴汉子坐在其中一只碌碡上，石头的冰凉感觉从他的尾椎骨传导至全身。女人歪坐在另一只碌碡上，眼里一滴泪都没有，呆呆的如一面生锈的铜镜。汉子的目光从女人身上移向空中的太阳，翻耕过来的大山好似突然凝固了的海，从这海上浮升而





起的太阳灿烂如新。

“狗、狗、狗日的。”结巴汉子咕囔。

远近没一个人影，只有饱胀的死寂，结巴汉子朝地上吐了口唾沫，溅落在干燥的地上裹出一只蚕茧似的土泡，汉子再次望定表情呆死的女人，伸出一双布满青筋的大手，突然将女人鼓胀的乳房发狠地握在两只手心里，女人的乳房立刻有清亮的奶水流出来，在太阳的光照下，闪烁着一道如梦的霓虹亮光。女人结着血痂的嘴里颤颤地发出一丝呻吟，像是从母兽胸腔里发出的。汉子开始剥脱自己身上的衣裳，随手往地上一扔，只三五下，便赤条条地立在女人面前，浑身扎满了阳光的金色芒刺，他那竖起的下身如一只乌紫色的蛇头，仿佛不是身体的某一器官，却是一样会思索的神物。女人禁不住翕开结了血痂的双唇，发出原始的隐喻和呻吟。汉子开始粗鲁地剥女人身上的衣裳，如剥一穗秋天的包谷。他在发泄一股无名之火，似要把这女人整个儿揉碎。喘息声之外两人都没有言语，汉子将女人推倒在撒满新鲜阳光、光秃秃的黄土高地上。女人向干硬的黄土地倒下时的姿势并不优美，更像被连根掘倒的树桩，急促的呼吸声中喷出一股热辣辣的草腥气，汉子朝女人赤裸的身子扑压下去的姿势像中弹倒地。很快，女人就在汉子身下兴奋起来，不远处的那头母驴也发出高亢如号角的鸣叫。千万根金色芒刺扎在汉子肌肉梗鼓的脊背上，同寒冷的汗光相互渗透。

完事之后，结巴汉子颤巍地立起，女人则还像死了似的躺在硬僵僵的黄土冈子上，袒露的胸前流出的奶汁似怒放的玉兰花。太阳越发亮出天空，亮得漫不经心。

汉子突然抬起脚，将一只石碌碡狠踢了一脚，疼得自己抱住脚倒退了两步……

那两只石碌碡便是现在放在三官庙前柏树下的这一对石碌碡。两只冰凉的石碌碡就在我的屁股底下。我宁可相信这个传说的真实性。至今，桃花尖的人还说：阴天大清早还能看见老村的影子，有挑担的、背篓的、赶脚的，连鸡鸣狗吠牲口的叫唤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两只碌碡就成了神物，是灾难的见证。是神物便不可玷污，女人尤其坐不得，坐了会招祸，村里曾有女人坐过那碌碡，结果竟养出了带尾巴的婴儿。那两只碌碡，一只为公，一只为母，在夜里它们还会自己走动，不过赶天亮之前，它们是一定会回到原来的地方的。遇着恶劣天气，两只碌碡还会发汗。甚至有人说，每逢灾年临近，它们还会在夜里发出哭泣之声，酷似月娃娃的啼哭，那便是一等的凶兆了。

桃花尖至少经历过五次灭绝性的灾难。据说在每次灾难降临前，这两只石碌碡都显示过异常的征候，且其后都一一应验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